



修正文库

叙述中国系列



一直向东走

桑邑◎著

现代出版社

修正文库

叙述中国系列

一直向东走

桑邑◎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直向东走/桑邑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 9

(修正文库·叙述中国系列)

ISBN 7-80028-815-3

I. 一… II. 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356 号

责任编辑: 张俊国 蒋琬文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安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010) 64257481

印 刷: 固安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4.75

书 号: ISBN7-80028-815-3/I·20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修正文库志

盛世修史，文昌兴志。八卦汇结绳著龟之要，尔雅纂金石篆隶之义；皇览资治，博物辨识，说文解字，集异猎奇。唐宋之后，类书集成，蔚为大观；艺文类聚启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继太平御览，至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囊括备至。降及今世，又有各类百科全书，采西学分类之法，融阅读检索于一体，洋洋乎浩若沧海，使人坠沉其中不知所归。百川交汇，众说杂糅，龙鳞为鲨翅所掩，凤羽为雉尾所麾，欲寻有个性之真知灼见，无异于洋中探取笔端之珠。二十世纪，前有万有文库，后有丛书集成，其旨在于融纳中西之学，汇聚古今之要，发明当世之见，张扬著者个性。世事纷易，文库难竟。后之来者，或一味拿来西学，或刻意掘枯剖朽；或独居蜗角抽思，或奋扬沉渣恶俗。降及文坛学界，率直者径取以射利，诡譎者巧窃以沽名，妄悖者务逞其玄，迂腐者守经抱句。途尽技穷，即结帮聚伙，独衍枝蔓，播陈言于残生，布腐酸以貽世，所谓文艺萎靡，学术腐败，世所瞩目，闻者掉首。文化昌明之日，斯文之弊如此，真有愧于崭新之纪也！修正二字，由来已久。自孔子修正诸经而始，世人皆以为继往开来，必修正无利时运之旧说，另创促进变革之新意。独十年浩劫，修正沦为悖论。如今国运勃兴，无修正之艺文，乏修正之学术，何以应万事之隆昌？先哲有言，修正治辩，欲人之善；素修正者，弗离道也。唯望海内外之炎黄子孙，凡有志践及荀子所谓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者，共标创辟之举，务去陈言冗辞，同襄修正文库，兴我艺文学术！

文库主编 韩勃

文学顾问 汪兆骞

批评反馈 xzwk@163.com

丛书策划 卢一萍

责任编辑 张俊国 蒋琬文

作者简介

桑邑，女，中国山东淄博人。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010-64211858 64210708 64215859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窗前阳光下的钥匙·····	(1)
2. 清明过了·····	(12)
3. 北方的城·····	(23)
4. 镇上来了个外国人·····	(31)
5. 生命的汛期·····	(44)
6. 白衣的年轻人·····	(56)
7. 最受欢迎的桑邑人·····	(68)
8. 快活的岁月·····	(80)
9. 远方来的孩子·····	(89)
10. 陌上桑·····	(104)
11. 元月的灯火·····	(117)
12. 蝴蝶的爱情·····	(128)
13. 六月的葬礼·····	(138)
14. 静观四种成长·····	(152)
15. 感觉的距离·····	(165)
16. 一场爱情的悲剧·····	(180)
17. 简单的观望·····	(190)
18. 一世的情人·····	(202)
19. 神秘归来的年轻人·····	(212)

20. 劫难·····	(224)
21. 大罢工·····	(233)
22. 爱情在暗夜中来临·····	(244)
23. 飞蛾展动的幽灵·····	(256)
24. 记忆中的颜色·····	(270)
25. 婚姻·····	(284)
26. 暗夜里一双眼睛指引方向·····	(293)
27. 长白风骨·····	(306)
28. 寂寞的爱情·····	(314)
29. 沦陷·····	(326)
30. 清河罗司令·····	(346)
31. 家园的凋敝·····	(359)
32. 你是我一生的守候·····	(373)
33. 悲哀的岁月·····	(387)
34. 谁能选择谁的不幸·····	(403)
35. 有没有英雄的存在·····	(413)
36. 死者在天堂漫步·····	(424)
37. 玄牝之门·····	(438)
38. 一种过程·····	(454)
后记 桑邑城的梦想·····	(467)

1

窗前阳光下的钥匙

风物从父亲手中接过那串钥匙时，窗外正射进一缕明净温暖的阳光，他的旁边并排跪着新婚的妻子。当时，父亲开着一家丝店，桑邑那时还是个才发展起来的市镇。

多年前的桑邑城是座美丽的小镇，在它的周边散布着成片成片绿锦似的桑园，一碧万顷，无边无际。一条轻盈潺缓的溪流由西蜿蜒而来，从镇子西边悄悄而过。静默的河边垂着飘丝的杨柳。镇子上错落着高高低低的房屋，都带着雕花的木格门窗。街道上的芙蓉树投下一朵又一朵的树阴，角角落落还有一些冬天也不凋零的碧萝。当时镇子的颜色好像只有黑白绿三种纯净的色彩，像是只有如此才能衬出人们身上丝绸的绚丽。这是个户户养蚕家家织绸的地方。丝绸的美丽远胜过天边最绚烂的云霞，没有一个人不被它吸引。而且，整个镇子还弥漫在一种清清甜甜的花香中，尤其是无声的雨后，花香更加明晰，沾惹上肌肤，沁入心底。镇子上有无数条曲曲折折的小巷，都铺着洁净的青石板，都是那么幽深安宁，一条又一条的巷子简直就是迷宫，这样一步步走进去，不熟悉的人就会迷路。

附近邻县的蚕丝、鲜茧、棉花、陶瓷、琉璃、土布、铁器、

粮食、煤炭诸多货物都在桑邑集散，贩夫贩妇，车马喧哗，总之，那时的桑邑是一个富足祥和的地方。

那一年腊月，父亲对风物说，今年的买卖不错，趁早把你的婚事办了。风物的心情就如那几日的暖阳难得地惬意。母亲请了开绣品店的张娘娘做媒人，父亲又请好友沈老板和张娘娘一道组个双媒儿，去女家协商婚事。

父亲一大早提了酒壶敲开沈家门，说明来意。沈老板连说好事呀好事呀，喝了酒就去梅家。

沈老板是父亲最好的朋友。那一年，父亲才开始卖丝，卖完后回家一摸，钱袋不见了，循原路回去，哪有钱袋的影子。那是借了邻家的钱才去村里收了丝来卖的。到了集市口，集市已散，父亲急得冒火。路旁有一人冷眼相观，过一阵过来问父亲丢了什么东西。父亲惊喜道，您看见啦？那人问是什么，父亲说是青布包，包里有银钱若干。那人便从怀里掏出一只青布包，让父亲看看是不是它。父亲大喜过望，当即从中拿出二两酬谢。那人拒绝，说横财不富穷命人，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若贪财钱袋就不会还你了。这人就是还没做老板的沈先生。自此，两家的关系深厚起来，父亲后来开了丝店，资本稍厚时便支持沈家也开了店。父亲一直对风物叮咛，滴水之恩，永不能忘。

张娘娘先去的梅家，春君的父亲梅先生是镇上名医，听说男方是家风严谨颇有口碑的罗家，心中已有几分肯了。

沈老板换上新做的绸袍前往梅家药铺。镇上的人都熟悉梅家药铺，因为谁都有麻烦梅先生的时候。那年沈老板得了石淋病，疼得在地上打滚。梅先生开了一剂药，用水煎服，只一顿饭功夫，沈老板就嚷着要撒尿，哗哗一阵响后，尿桶里漂着几片白色小石片，尿出后他的病也好了。沈老板找人打造了一块“恭功造化”的匾送到梅家。梅先生还有两个秘方，自制成的虎骨膏和消食丸，凡是谁家筋骨麻软跌打损伤或是积食厌食腹胀，只消一帖膏药或一

粒药丸就好了。这两种药专管施舍救人不收分文，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梅先生的。梅家药铺跟镇上大多数店铺一样，也是前店后院，一家人住在后面的青砖房舍里。黑漆的木门高悬着“杏林人家”，药铺里挂着几块病人送的匾。

梅先生把沈老板请进屋中，沈老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梅先生拈须笑而不答。沈老板极力称赞罗家的家风、风物的人品，梅先生却取出棋子与沈老板对弈。忽然，门口竹帘一响，有人喊了声“爹”，沈老板抬头一看，心里立即喝了声彩。

进来的是个姑娘，清雅得让人从心底觉得爽气，黑沉沉的眼睛清亮清亮，一闪，人的心也不由地跟着一动，难得的是这双眼睛柔媚之中更有一种让人安静的沉稳平和。姑娘身上一袭淡紫的衣裙整洁得没有一丝飞尘。

梅先生问什么事，姑娘说饭菜做好了请父亲和沈老板用饭。姑娘退出去，沈老板急忙问梅先生这就是春君吗？梅先生笑着点头，姑娘正是梅先生最疼爱的女儿。梅先生并未当即答应婚事，只说慎重考虑。

父亲请张娘娘和沈老板又跑了几趟，费了些周折，梅先生终于应允。父亲赶紧去槐荫书院请名士易先生写柬帖，镇上谁家开店娶亲诸多大事都以能讨到易先生的字为荣。写好柬帖用红绸包好，重金聘礼由张娘娘和沈老板送到梅家。梅家收下聘礼并写了回礼，由两位媒人带回。过了两天，父亲设下酒宴，请梅先生及梅家几位长辈并沈老板一起，终于为两家儿女定下亲。虽是订了亲，风物和春君还是不能见面，有时风物有心去接近，春君总会巧妙地躲开。父亲知道儿子心急并不点破，只说与妻子听。妻子微微一笑，说想想你年轻的时候吧。父亲也笑了，就聘请明教寺门口的孟先生挑选黄道吉日。查好日子，再麻烦沈先生将吉日、男女双方年龄、属相、生辰、禁忌、迎送女客、上下轿时辰、落轿方向等，用红纸写成两份“年命帖”交给梅家。眼看“送日子”完事，风物才略略放了心。父亲说，快成亲的人了还不稳重，明天是大集，去店里

张罗张罗买卖，结了婚这份家业就交给你。

那时的集市跟现在一样，也是四九为大集、二八为小集，每逢集日，贩夫贩妇四方商客云集在桑邑。集市从开始就有官集和义集之分，由官府设立的集市有“官牙”，商民必须交纳官税。义集则是民间自由交易，不交课税。这里的官集一度改为义集，与一位大司寇有关，司寇告老还乡后，看到集市混乱牙蠹横行，便力请乡绅严定税额并慷慨解囊替商民交税，其后人犹继其志代输税额三十余年。四方商贾闻听桑邑无税，为得纯利一起涌来。

镇上原来没有丝店，蚕丝交易只是在街边摆摊。还是在风物幼时，父亲开了家客栈兼卖茶水，逢集日，各地来桑邑买蚕丝的商贩都愿住在他的店中，生意日益红火。父亲有着祖辈留给他的健壮体魄和豪爽性情，出手很是慷慨大方，连街面上游手好闲的混混地痞也佩服他的人品。几个横头竖脑的人物见集市上那么多外地人，有心敲诈，把持住市场，商贩若想买卖都要事先疏通才行，不然买卖做不成还要挨顿揍。商贩奈何不得，住店时不免向父亲诉苦。父亲非常生气，把为首几人叫来，摆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他们吃饱喝足后，问父亲有什么事要他们做。父亲把脸一沉，一顿臭骂，骂完了几人才知为了什么事。他们反而也向父亲诉苦，说自己身无一技之长，做买卖又无本钱，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父亲沉吟半晌，想出主意，说这样吧，你们留在我这儿帮那些商客介绍主顾说合买卖，说成一桩按买卖成交额银钱抽取佣金，不准随便加码，若愿意，我便去找商客们商议。几人一听当然愿意，商客们免了四处奔波之苦也无异议，他们又愿在丝店里交易蚕丝，这样，父亲的客栈就成了专门代客买卖的丝店，商客来时还住在丝店。由此，桑邑发展起一家又一家丝店绸布店。

风物在集日这天早早打开店门，与伙计一起打扫店面，店里过称记账成交各项繁杂事项也都需他插手。一天下来，风物觉得腿脚酸软，伙计刘桂子取来膏药给他贴上，不一会，就觉有股热烘烘的气流熨烫着痛处无比舒服。刘桂子问风物你岳父的膏药怎

么样？风物便想起春君，忍不住挂上一抹笑。几个伙计围上来跟风物耍笑，说风物急着让新媳妇暖被窝，嘴上都急出疱啦。伙计里只有刘桂子结了婚，刘桂子抹了把嘴说媳妇的好处多着呐，哪能只暖被窝。众人便问怎么个好法，刘桂子说，吃口条揣奶奶喂雀雀，哎呀，女人不能粘，一粘就上瘾。有人便笑，说怪不得桂子整天两眼发青，原来都快让媳妇掏空啦。

风物是在惶惑焦躁中发觉自己身体变化的。他第一次把自己搞得精湿羞愧得无地自容，他又怀疑自己是否得了重病。那个晚上，他突然做了个不可告人的梦，梦中之事正是道听途说的男人和女人的事情，梦中他被自己日渐粗大的东西烫了一下，他惊叫一声，便冲向一个模糊的女人体，看不出那个女人是谁，只是一团雾一样的白色，他清晰地记得梦中的那种痛痒的感觉。他突然看清那个女人竟是邻家的一个妇人，接着又成了母亲的样子。以至一连几天他都不敢看母亲，甚至对母亲产生一种莫名的厌恶。更令人感到羞耻的是两腿间的那东西就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只要听到诸如“女人”，“结婚”之类的字眼，它就如烈焰般地燃烧起来。多么奇异的事情，他看着自己隆起的块状肌肉充满着光泽和弹性，仿佛一夜之间他的下巴就长出黑色的须毛，他惊奇不已地看着自己。多么奇怪的事情，我就要成为一个男人了。父亲则说儿子的变化让他感觉自己的老去。

婚期一天天逼近，在前三天，父亲找人用食盒给梅家送去双份的酒肉粟麦衣料首饰，催了妆。梅家的陪嫁十分丰厚。女家的陪嫁丰厚，女儿在婆家就不至于受委屈。罗家在前一日，早早挂好灯笼接好彩绸贴上火红对联，请了五位高明的厨子搭棚做菜，一些头脸整齐的女人也来帮忙。

结婚这天，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响整条街，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厚厚的碎屑在路面铺成一条软茸茸的红绒毯。喜庆的唢呐吹着《凤求凰》，风物乘着飞龙舞凤的新郎官轿，后面是新娘的花轿，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抱着一只红冠子大公鸡坐在轿

中押轿，两乘轿子在众人簇拥下来到梅家门口。有人搬了把椅子放在门口让新郎官坐坐，这叫“蹲蹲性”，蹲了性的男人去了躁气，脾气才会好。梅家大门紧闭，有人在里面叫嚷，这边将早准备好的小红包一个个塞进去，挨到时辰大门打开，新娘由伴娘扶出，这边两个女人接过新娘扶入描金绣凤的大红轿。新娘刚上轿，一盆清水泼了出来，接着，传出母亲的哭声，新娘也开始哭泣。开始是轻微的抽噎，后来是那种极力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在愉悦的空中不安地抖动，抖得风物心疼，他忍不住贴近轿子轻声叫着春君——春君——。刘桂子在一旁安慰，说没事没事，姑娘上轿都要哭的，不哭反而让人笑话。后来风物问春君怎么哭得那么伤心，春君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丈夫，即将嫁作人妇，少女的时光眨眼就从指缝中溜走，女人出嫁总带有一丝忧伤，听过太多婆婆管制媳妇、丈夫抛弃发妻的故事，坐上花轿，一生的命运就由此改变，即便两个人再情投意合也免不了生出嫌隙，何况一嫁出家门就如泼出去的水，与父母兄弟的坚实纽带瞬间便扭断了。春君说，当时她的眼前全是一片红雾，上轿前她偷偷挑起盖头看了一眼，天空也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红色，分不清太阳与天空的颜色。

沿街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对着队伍指指点点，议论着两家的儿女。风物迎娶新人到家，在家门口，一串长长的鞭炮炸响，这串鞭炮要一直响到底不能停顿，否则两人过不到头。鞭炮炸得人耳朵嗡嗡响，此时，吹鼓手最为卖力，闭着眼睛鼓着腮拼命将乐曲传出几里地外。新娘一袭火红绣满牡丹凤凰的嫁衣，蒙着火红的盖头，丈余长的红纱从里面垂下。她踏上红毡，两个六七岁的女童牵住长长的红纱走在前面。风物的目光随着春君窄窄的步子开始晃动，他瞅见裙底一点尖尖的红绣鞋，心一阵猛跳。

终于盼到意兴阑珊夜色四合，风物才摆脱众人纠缠来到新房，早有撒花帐的妇人向床上撒满了核桃红枣，边撒边唱着——

双双核桃双双枣，
生儿聪明生女巧。
双双枣儿双核桃，
儿子拔萃女窈窕。

被角还缀着五谷杂粮。不一会，陪伴新娘的两个妇人就退出去关上房门。

火红的蜡烛跃动着桔黄的火苗，映得屋内暖融融的温馨。风物说他当时紧张得要命，不知该怎样对待坐在床上的春君。春君稳稳当当地坐在床边一动不动。风物挑起盖头，春君羞怯地垂着头，风物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他想春君坐了这么长时间够累的，就拉着她的手问累不累。春君说当时就这一句话便让她放了心，她知道这是一个体贴自己爱怜自己的丈夫。春君对风物展颜一笑，风物的心荡漾了，那股奇异的躁动一下子又袭上心头，他把新娘搂在怀中，怀里软软的身体使他心底顿感疼痛，那是一种被幸福刺了一下的疼痛。风物把褪尽衣服的妻子再次搂进怀中，他用强健的胸膛紧紧贴住妻子丰满柔软的双乳，然后从胸膛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说，春君，我们是最亲的人了。

风物的初夜有些手忙脚乱，如果不是刘桂子那番面命耳授，他感到自己真的摆布不好身下这个柔软滑腻的胴体。多年以后再想起仍忍不住心跳。窗外有人听房，风物和春君不敢出声，相拥而眠。从这一夜起春君便养成一个习惯，入睡时总要抓住丈夫的一只手，否则彻夜难眠。

风物醒来时候，窗外有小雀婉转地鸣叫。春君在梳妆，回头一笑，风物感到自己又鼓胀了，他赤身爬起抱住妻子，春君却推开他，说该给爹妈端茶了，风物才想起还有一道程序未完。两人梳洗好，端了茶到上房。

父母已坐在厅房等候。接过春君奉上的公婆茶，母亲慈爱地将春君扶起问住得惯不惯，莫想家，又问风物有没有欺负她。春

君的脸腾地红了，风物也不自在。他们都想起昨晚的事情。父亲咳嗽一声，他已从儿子脸上压抑不住的兴奋与生机中知道儿子已经经历了人生那道美好激荡的关卡，儿子是真正的男人了。

厅房大桌上摆着一只金色铜盘。父亲从盘里郑重地拿出一串金铜色钥匙，钥匙在父亲的表情下呈现出一抹神圣的光环。风物认得，这是家中钱匣与店铺的钥匙，全家人视为最高权利的象征。父亲抚摩着钥匙，竟有一种英雄暮年的感觉，儿子能够掌管家业了，这是他多年来一直盼望的，但也表示自己老了。父亲感慨地叹口气，风物听出这声叹息里有太多的意味。父亲说，儿子，从今天起，这串钥匙就交给你了。

风物尽管有准备，还是震动了一下，他知道这串钥匙在父亲心中的份量，手心里沁出了汗，他悄悄在衣服上蹭了蹭。这个时刻对他来说多么重要啊，这表明从今以后自己就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担负家族的使命。风物说自己就在这一刻真正成熟了，他的身体与心智因婚姻发生了不同于往日的变化。风物激动不已地接过钥匙，小心地捧在手心里，有些不安：我……我能行吗？父亲点点头，儿子，你不会让我们失望。风物觉得钥匙的份量那样沉重，四束目光都聚焦于金色眩目的光环中。

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投进来，风物和新婚妻子并排跪在父母面前。阳光映出父亲耳边几丝白发，父亲和母亲相视一笑，母亲说，我们可以歇歇啦。

父亲让风物和春君在一旁坐下，缓缓说道，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咱们的家史。父亲的目光深邃而迷离……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一片辽阔的高原，天很高，地很阔，很远很远看不见一个人。几条崎岖的黄土路寂寞地向四周蜿蜒爬行。偶尔有只鹰，也像粘在天空中一动不动。灰蓝色的天如同倒扣的锅，人就是锅下爬行的蚂蚁。空气里没有风，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地上的黄土，行路人的情绪自然不会高涨。

一个还称不上男人的小伙担着柴从远处缓缓而来，精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这里半天碰不到一个人，用不着担心有伤风化。他一个人默默地行走，柴并不重，但他心里很憋闷，难以忍受的寂寞和静寂在体内咯吱响着。于是，他有种想要宣泄的感觉。他放下柴，立在山坡上，双手拢在嘴边，从胸腔中发出一声声雄壮高亢的吆喝：

吆——嗨——嗨——，吆——嗨——

声音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冲撞，完全是无意识的吆喝，孤独寂寞在吆喝声中减轻了一些，他担起柴准备继续赶路。突然，一声同样的吆喝传入他的耳中：

吆——嗨——嗨——

不是他的回音，这声音婉转清细，被碰撞在寂默的空气中。渗出一股幽怨的味道。他奔上一道山梁，举目四望，不远处，一件艳红的衫子映入眼帘。他担起柴，朝红衫走去，寂寞的刺痛从体内消失。那是个红润俊俏的姑娘，正在田间劳作。他把柴留下了。从此，他们常在野地里幽会，他们都陷入癫狂的爱恋。

那一年天大旱，颗粒无收，黄色的土地裂开一道道狰狞可怕的口子，路上的黄尘半尺厚，脚落下去就是扑哧扑哧两个坑。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整日求雨拜佛无济于事。开始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姑娘的父母要把她嫁到一处有水有粮的地方，姑娘把消息告诉他。他说，跟我走，我带你去处好地方。他给姑娘讲了昨晚的梦——

那是一座发着银光的城池，空气里全是鲜花的味道，那里的人们都穿着光滑柔软的丝绸，看起来，那些衣裳简直就是仙人的仙衣。那里有成片成片葱茏的绿树，一些白白胖胖的虫子吃了叶子就吐出银亮的丝，那里的人就抽了这些丝来织衣服。那里还有清亮清亮的河流，有铺满荷叶的池塘，一些漂亮的姑娘在河边浣洗着五彩的绸衣，在池塘里采摘莲子……

咱们就到那里去，他对姑娘说，一直向东走，这是老天的意

思。姑娘答应了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梦，而是不忍心与他分开。临行，姑娘没忘在行李中裹了一只家乡的烤饼小炉——惟一与家乡有关的东西。小伙又悄悄纠集了同村几个年轻人组成一支队伍离开了村庄，一直向东走来。

路上，他们遇到过狂风暴雨，洪水冲走桥梁；他们遇到过土匪，抢走他们的行李；他们遇到过疾病侵袭，一个同伴离开了他们；他们也遇到过同样衣衫褴褛奔波流浪的人，与他们有着同样的忧愁。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也有这么多的苦难。他们走过一座座村庄，穿过一座座城市，他总是摇摇头，不，不是这里。队伍里开始有人抱怨。在走过青青田地时，有人留下了；在经过鱼虾鲜活的河流时，有人留下了；在经过繁华耀眼的城市时，又有人留下了。最后，只剩下疲惫不堪的姑娘跟着他。看看在疲劳与穷困下容颜憔悴的姑娘，他几乎绝望了。忽然这一日，在他们再也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候，一座村镇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正是东风三月的季节，村镇的边上全是绿锦似的树丛，树丛展开着小拳头样的嫩叶，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碧玉琢成一样。村镇西面，一屏蓝灰色的远山半环半绕，一带溪流就从西边蜿蜒在杨柳荫里。河边，三三两两的女人涮洗着几只大团匾。孩子在一边嬉戏，拍手唱着：

桑植满田园，
户户皆养蚕，
步步闻机声，
家家织绸缎。

村镇在暖阳里充满着祥和宁静。几只黄白的鸡婆飞到那矮树的顶上，惹得黑狗在树下狂吠，田里有几个穿单衣的男人在埋头锄禾。走进去，发现除了绿色的杨柳，还有开着粉红色小花的芙蓉树和散着清香的栀子花，以及道边的老槐、房前的梧桐。一个